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沈安邦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

宋 章如愚 編

官制門

三公

唐虞夏商周三公及宰相之職卿分六職以治萬務相統六卿以御百官自唐虞則然禹司空也宅百揆尹保衡也行冢宰傅說相也總百官周公太師也脊百工前

後固若一體也成王末年保奭為宰畢公司馬毛公司空三公兼攝三卿固已見之顧命一公而統三卿固已見之序官三公不備惟其人固已見之書命左右成王太傅不具畢公父師下掌政典昌嘗叙兼而並建哉以目録考之有是事則建是官有是職則為是名名不異職官不異事曰卿曰中下大夫曰上中士特以是科品其高下耳

辨周公為太師名公為太保畢公為司馬毛公為司空

周公位冢宰為太師周公道隆德盛非太師不足以處之而冢宰正百官均四海亦難其人故以論道之重下行端揆之職此明見於書者也周公既没召公以太保兼冢宰必矣而孔氏因顧命之文謂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則未知其所傳據且三公之責雖均而地官已下與冢宰必不若是班也同前

周三公之官不必備考之於書有曰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曰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故當時雖建三公之

官實以六卿之有道者兼之無其人則或缺焉若曰周公位冢宰周公為師豈非六卿之掌而兼三公之任乎若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太傅之任未聞有人豈非惟有道者乃足以充其職苟非其人則或缺焉

周三公之官不必備周之人才號為衆多使備其員宜亦無不充數然天下之事官不必備足矣亦無所事其衆且冗也周公為冢宰則卿固無於公太史司寇蘇公則公又兼其史立政以用人為本論三俊之賢以居三

宅之任則三事以往百司庶府無不備舉而司徒司馬司空六卿之數有不備舉者焉是故有其人則任之無其人擇官而兼之周之治官法可見矣薛季宣

前漢三公之名不正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蓋古者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自漢以來失之矣范祖禹

前漢三公之名不正漢官因於秦舊視古舛駁而三公

之名尤為甚焉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其名雖均而其權實差武帝罷太尉而置大司馬成帝改御史大夫而置大司空未幾復罷大司空而置御史大夫哀帝又改丞相為大司徒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而大司馬之職終漢世不改呂東萊

漢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即非三公　漢書多言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而實非也蕭何創定官制初不以此為三公然其因秦置相國猶有古者冢宰之餘意但當

時不置三公而此為朝廷極重官其上無以加之者故人多指丞相為三公而過呼耳丞相一員而稱為三公或御史過呼蓋知假借而呼耳何武以一相不可無三公之事請置大司空以備三公官而漢何嘗明以丞相御史為三公乎蓋百官表相國秦時金印紫綬高帝十一年更為緑綬不言位為公也御史大夫掌副丞相耳銀印青綬其位則上卿耳則丞相御史何曾謂之三公乎自高后以王陵為太傅當時朝臣建此議時必知古

者以三公為閒官無職之義故特置此以處陵耳若不知此為古三公官其將謂之何官以封陵乎自成帝時何武以令一相不可獨兼三公之事請置三公官則官職官名始亂而丞相御史始爵秩一同而皆謂之為公耳不知大司徒大司空等官古來不曽謂之三公而漢亦不曽正之成帝末年以丞相大司馬大司空為三公哀帝雖罷大司空復置御史大夫周朱博議至及末年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則是取六卿之

名而實之以三公乃是師古而名號大不正曾不如曩時背古而名號不類可借呼而無害也陳彦博議并

後漢三公之名不正後漢三公乃成周六卿之半聞三公無其人則以冢宰兼師保之任矣未聞使司空司馬司徒為三公也今也既曰三公又以百官有司叢脞之務責之是漢朝有事而無政也豈非倒置之甚耶且名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者莽制也而光武不知革安在其受尚書大義也管見

唐三公之名不正成周董正治官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論道經邦爕理陰陽自是而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以其名而求其官無有不正者唐初建官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名已不正矣夫太尉周之司馬官也司徒教官也司空事官也以是而為三公豈所謂坐而論道經邦爕理陰陽者乎林少穎唐史論

秦漢晉魏隋唐三公之名不正古之三公一失而為秦之左右丞相再失而為漢之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失

而為東漢之尚書令僕四失而為晉之中書監令五失而為魏之門下侍郎六失而為隋之三省七失而為唐之樞密院葢至于今而樞密與丞相並稱謂之東西二府不惟失其名併與其實而失之呂東萊

太子師保傅古者天子必有師後世畧之則非矣儲貳人心所係人望所歸必如三王之教世子可也其或性習未定德義未成師保傅之任如之何而畧之漢以來猶有助成羽翼戒太子勿宜獨親外家者魏晉迄唐猶

有存其禮而尊其名者宋朝自丁謂曹利用濫居是職神祖建儲將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傅而事竟不行外是或以為階官或以為贈典或以為檢校官類無實職徒有虛名至於侍讀賓客曰賓則友而不師矣曰侍則立而不復坐論矣詹事春坊又皆朝夕之所狎近者此其故何哉葢近世師道不立非惟不行於君臣之間亦不行於匹士朋友之際矣粗知紙上語即恥於有所師而況於太子將君我而又敢以師道自居哉必也正其性

習成其德義惟講讀之職猶可以行其學雖友而弗師可也

三公九卿

武帝遷推三公九卿不拘常法 臣讀西漢百官年表以為武帝規模法度固不若帝王之粹而其役用天下皆聖人不言之妙術也漢制宰相之闕則取諸三公三公之闕則取諸九卿然而石慶之死御史大夫兒寬當遷而不遷而太僕公孫賀得之公孫賀之死御史大夫商

丘成當遷而不遷而涿郡太守劉屈氂得之御史大夫延廣之罷九卿當遷者甚衆無何取諸濟南太守之王卿御史大夫公孫弘之相九卿當遷者甚衆無何取諸河東太守之番係故臣以為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次第度之張歐為中尉九年而遷而甯成之遷四年韓安國之遷一年並中尉商丘成為大鴻臚十二年而遷而田千秋之遷一年田廣明之遷五年並鴻臚故臣以為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遲速推並王景文朴論

三省

總論三省之名始於漢成於晉宋詳於唐已具見之特古今升降輕重不同有可論者漢武宣則以宦者為之成帝更用士人晉宋以來則為相臣之任也然二漢百官表志侍中尚書令中書謁者尚書僕射左右丞御史中丞尚書六曹並屬少府卿者何哉蓋漢制以大農收租賦為公用以少府掌山澤陂池為主私藏也少府為私藏而中書為私人故於此置屬尤詳焉惟私人故易

親而其職亦易尊宜其始用宦者中用士人終為宰臣之任也五代置樞密以宦者為之至于宋朝遂與宰相分為二府其勢亦然二漢表志郎中令之屬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掌議論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三署郎掌守門户出充車騎又有謁者僕射中郎將期門羽林咸屬焉夫郎中令即光禄勲也是亦九卿之一也而諫大夫議郎皆屬焉者亦天子之私人也厥後天子不得而私之者亦勢使然也

宰相總三省元豐改制説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為三省之長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尚書僕射為三省之貳

自舜舉十六相伊尹相湯周名相成王皆相臣之任也秦漢以來或分為左右或曰丞相相國其名其

職猶未淆駁晉宋隋唐至於宋朝因革不一稱謂不同不可遍舉要之三公職無三省長貳上意所屬事權所歸皆宰相也三公無職已見右方見三公說三省之制例以唐六典之言為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是也人皆以是為漢唐之善制考之於史惟見魏相總職玄齡善謀姚崇應變豈所謂造命者乎丙吉周密如晦能斷宋璟守文豈所謂審覆奉行者乎太宗先勑中書門下不得雷同繼令侍郎給事審正花判者是也亦放談

云宋沿唐以三省長官為宰相既以秩髙不除於是元豐五年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為宰相而左僕射王珪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蔡確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而别置侍郎以佐之則三省宜相兼矣然左右僕射既為宰相則凡進擬命令未有不由之出者是出令之職身既行之矣尚又省而覆之乎方其進對執政無不同故批旨曰三省同奉聖旨既已奉之而又審之亦無是理門下省惟有給事中封駁而已

未有左右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駁已奉之命者然則所謂侍中侍郎省審者殆為虛文也故談之所解駁者如此則知王珪蔡確城府間絶已失建立三省之初意何以改制為哉宣和五年張叔夜言中書出令門下審覆尚書奉行神宗制也今急速文字不經三省諸房以空黃先次書讀則審覆殆成虛設三省之弊至是抑又甚焉任非其人則法不足以閑之矣珪確欺君已具元豐改制說復詳著於此使來者有考焉徽宗宣和五年蔡京為相故叔夜言

此弊

論三省始置之由　謹按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已失職矣又魏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為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遠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專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

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於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故向日所謂中書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溫公文

三省分建衆官不專一相自漢以來或置左右或並舉

三公不拘一相至唐而法意尤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兩令左右丞及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參預朝政而其大綱則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分為二省而尚書受成頒之有司當貞觀時君明臣忠朝希粃政不數年坐致太平其集材並用之效如此若棄數百年舊制合三省為一以一相專之而官屬如故畧無可否見姓署名是中書門下之名存而基命駁正之實亡矣

補史管見

政事堂不當移於中書省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唐李義中書政事堂記

政事堂不當移於中書省貞觀之際凡軍國大事省審於中書駁正於門下然後頒行之尚書而鮮有敗事此政事之堂所以置於門下省而宰相參決於其間也裴

炎以中書令而受顧命乃遷政事堂於中書省則軍國大事中書得以專行而門下不得而駮正之矣由其得以專行於其間此中宗之廢所以啟謀於裴炎而武氏之禍遂至於不可遏也

林少穎唐史論

軍國大事中書省審門下駮正軍國大事使中書舍人各執所見而書其名使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駮正之此周隋之制而維持紀綱之密自唐以來蔑之有改也然而太宗用之則有貞觀之治中

宗用之則有斜封墨敕之弊豈非國家之法本無不善至於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者哉同前

六省

唐分六典而降内侍唐以尚書門下中書國子監秘書殿中為六省而降内侍於左右衛之上則尊儒重道之意明而奄尹與政之階僭矣讀書管見

清中書之務則天下之事易辦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

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待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何時而議也故臣以為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東坡策畧

宋三省之制宋初三省雖曰沿唐而實異於唐蓋三省為空官而以平章為宰相者宋初制也三省各涖職而

以左右僕射為宰相為元豐制也建平章號於二相之上者元祐制也伸左相之權而使門下與中書均其任者亦元祐制也而紹聖則竊元祐之制而偏重左相之權而崇寧則竊元祐之制而偏重公相之職也唐制三省長官為宰相而尚書令則以太宗嘗為之故以僕射與侍中中書令為宰相其後以品官不除而使他官參焉其參議參預參知朝政之類 宋初三省長官皆為空名不與朝政其命官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惟其真拜侍中則不

帶平章然前後所除亦不過五人此葢宋初政也元豐正名三省分局客司以左右僕射為宰相左相必兼門下侍郎右相者兼中書侍郎而中書取旨其權獨重此葢元豐制也宋初宰相平章事有至三相者曰昭文曰監修曰集賢官制既行惟置二相元祐初司馬光欲起文彦博居已之上乃以師臣之禮待之居宰相之上而平章軍國事於後吕公著因之以司空平章由彦博焉此元祐兼用祖宗之制也宋初相臣同心共濟進退百

官經理大政皆與聞之官制既行惟重中書葢出於蔡確之私意兩省侍郎由中書過門下雖名為遷實抑其權自呂公著有同舟共濟之説而後三省同得取旨焉此亦元祐無用祖宗之制也是二制也元祐行之非不盡善而繼之者則有假是以行其奸矣紹聖改元章子厚起謫籍任左僕射有欲更分班奏事之制者子厚懼權不歸巳乃曰此先帝之意不可易事之合送中書者但自尚書徑上門下李清臣極論之卒不能勝故終哲

宗之世不置右相蔡京之在崇寧既置左相乃效子厚所為嶽宗取與與京異意者如趙挺之輩而卒莫能制焉此皆竊元祐之制而偏重左相之權者也京得政既久意益自肆乃改左僕射為少宰而已以太師總三省之制號為公相而使宰職居其下不敢與之抗焉其免中書門下省特不欲任兵柄耳兵民乖裂事不與聞此尤不可之大者此又竊元祐之制而偏重公相之職也宣和之七年罷公相靖康之初元改太宰少宰斯不亦

大寒索裘矣乎中興以來易平章之名定丞相之號乾道八年改左右丞相罷左右僕射平章事此益千古不易之典今日遵而行之可也

後省宋朝宰相既兼三省無復有造令審令行令之異矣所賴後省給舍得以封駁是猶存審覆之意也然三省長官皆敵已者故大事得以持異同之論而給舍乃中書門下之屬其有大議論而敢為異同者昔有其人矣當今未免詳於細而畧於大矣嘗觀宋初給舍為所遷官實不任職而其職乃以他官兼領之張詠以樞密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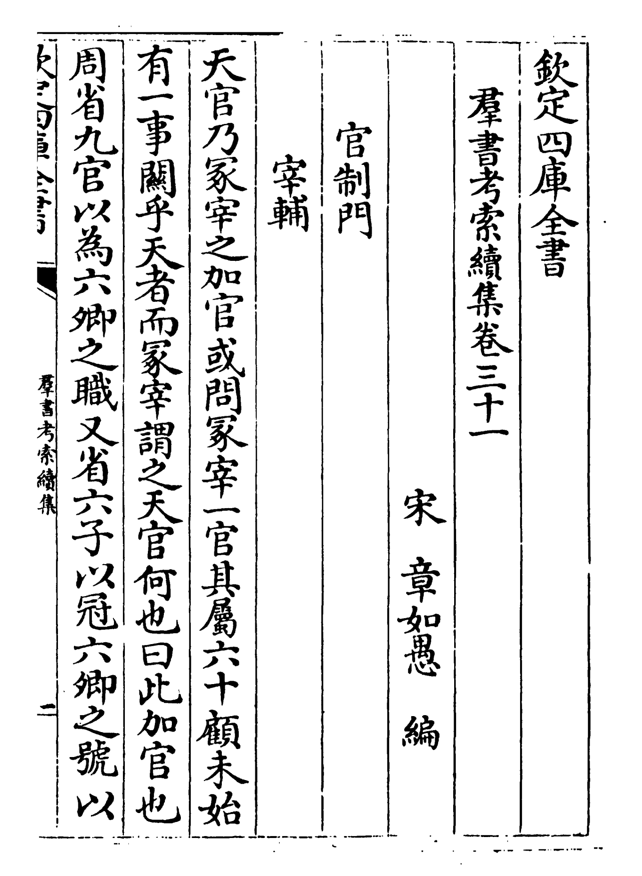
學士何郯以待制皆嘗領給事中有不便者輒還中書富弼歐陽修亦以他官領中書舍人知制誥而嘗封還詞頭是數人者雖天姿卓然能自植立亦由素所居官非宰相之屬也元豐正名遂以給舍為宰相之屬風采振職蔑然無聞葢有由矣而況以舒亶之徒為之哉不特此也宋初左右史亦無本職而其職乃以三館校理以上兼之元豐正名皆隸後省而蔡京蔡卞分布左右同掌起居彼何人斯而能詳天子言動之實耶

都司

檢正左右司左右司𣑱於隋唐都省之職宋朝以為階官元豐正名初曰檢正熈寧三年也後復為左右司此後省之與都司所以皆為宰屬也然給舍封駮猶存審覆之意未免時有異同之論都司綱紀六官凡所奉行與宰臣無所可否矣此給舍所以易疎而都司所以易親也夫宰相既兼三省之權而都司復居易親之地造令行令皆與知而與行之矣熈豐大臣倚是以為羽翼之助

而行其變政易令之私而已孰知其流弊之至於此哉任非其人則足以禍蒼生可不戒哉可不謹哉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一

宋 章如愚 編

官制門

宰輔

天官乃冢宰之加官或問冢宰一官其屬六十顧未始有一事關乎天者而冢宰謂之天官何也曰此加官也周省九官以為六卿之職又省六子以冠六卿之號以

虚名而加實職而授之所以寵而尊之也古之大臣論道經邦以轉移人主之心術而釐正天下之萬事者皆寅亮爕理也皆對時育物撫五辰而熈庶績也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然者雖聖人之能事而大臣實輔佐之其誰曰人事之非天理也加天官於冡宰之上其尊大臣也雖至其所以責大臣也葢深

周制尚兼官或問自太宰至於下士其為官凡六十有三而為府者六為胥與吏者皆十有二而為徒者百有

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也專官行事則不足兼官行事則有餘矣葢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岳乃舜二十二人之咨則四岳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法也以三公言之名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太傅無與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没名公為保而太師大傅無有焉名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

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名公又兼之乃同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公毛公是六卿之長名公又兼之蓋一人之身兼總七職矣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衛侯實兼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况於百官羣有司乎故嘗以周禮考之二鄉則公一人是三公兼鄉老也一鄉則鄉一人是六卿兼鄉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甚者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

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也故夫六官中以春夏秋冬為通率以多少相乘除大約一官凡五百人則六官凡三千人而其兼行權攝者意其必相半焉是以局分不必設府吏胥徒不別置而其數亦未嘗過濫也

太宰兼行六卿之事或問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太宰之職顧曰掌建邦之六典何也曰此太宰兼行六卿之事也自其分職而言之則太宰掌治典司徒掌教典宗伯

掌禮典司馬掌政典司寇掌刑典司空掌事典各有攸司固若不同自太宰兼行六卿而言之則八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凡此十條皆經國之大綱政事之條目而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太宰實舉其綱而撮其要焉蓋唐虞三代建官之制職事分於下而權綱合於上非泛然而無統也四岳通內外之官羲和之長也羲和則實聽於四岳百揆宰相之職百官之長也九官則實聽於百揆百揆統九官四岳

四岳統羲和四子比附聯絡天下之治雖一二人為之而實一二人能使之成周之制亦然三百六十屬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冡宰冡宰實三公兼之渙散分析之中而有比附聯屬之勢蓋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無冡宰則六卿之六典非冡宰而誰建耶此事權之所以合於一而國家所以無多門之政自漢以來則失之矣有三公又有九卿而丞相御史未嘗行九卿事

觀武帝時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寛等推文學九卿更迭用事事不關决於丞相而大臣之權盡去矣嗚呼人君之為天下如欲稽古正名而使事權之合於一苟捨周官未有不蕩然無統者矣

太宰兼統内庭先王之制事權欲合於一而内外之勢本不容於分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余嘗於冡宰屬官論之矣宮正宮伯雖曰掌王宮内宰俱曰掌王内統而臨之則惟太宰焉故宮正宮伯内宰皆隷於太宰而小

宰之夫皆佐於太宰而兼掌其事職雖列於外而通於
內權雖分於二而總於一王宮後宮無不任所掌也自
其掌王宮也則兵衛郎衛凡宿衛之人皆領之飲膳衣
服洒掃啓閉次舍幄帟凡供奉之人皆領之宮禁之秘
藏王后世子之好用凡財用之私存皆領之其間多寡
豐約用舍去取天子始不得以自私而小臣始不得以
自便矣自其掌后宮也則六宮六寢無王內之限九嬪
九御無女官之別詔其禮樂正其服御禁其奇衺稽其

功緒其間損益增減採擇進御始有宴私玩狎之節而無侵竊惑移之患矣葢世未有家不齊而國可治者未有國不治而天下可平者太宰之治所以兼統内外而以小宰為始小宰之宫刑既已齊其家宰夫之朝法又已治其國然後太宰之邦典始可治天下矣

道揆法守冡宰以佐王則有法守之意以聽治則有道揆之理夫惟有所守故八柄八統皆曰詔王夫惟有所揆故八法八則直曰以治而已

責任一夫不獲阿衡曰時予之辜房玄齡曰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劉蕡曰擇將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百揆者言揆度百事使得其正也阿衡者言權衡萬物使得其平也冢宰者言調制百化使得其和也

體統周公不能自為三百六十官之事而能用三百六十官之所長唐制列五房於政事堂而吏房居其首前輩著宰相論曰以一人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人才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故惟不以一能

自名也而後能合衆人之所能

周公相君比舜禹益伊尹傅説相君不同或問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髪起以待士何汲汲也如此沐與飯且不暇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傅説相高宗皆不如周公勤且勞也此周公之德不及舜禹益伊尹傅説乎曰周公不得不然也堯聖人也舜聖人也髙宗聖人也舜禹益伊尹傅説勤且勞復何為哉周公則不得不然也成王孺子也方在襁

禄之中不知果為聖人耶苟成王不嗣墜廢其業則是后稷公劉王季文王武王之天下周公失之也周公豈得不勤且勞乎石守道文

周公為相事事物物各得其所昔韓退之上宰相書其論周公也有曰當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八荒之外皆已賓貢天災地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寑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

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夫以周公為宰相近而朝廷治遠而天下和又遠而四夷服以至肖翹喘息昆蟲草木之各遂其生者無非周公職業之所在則宰相不可以一官一職論者即周公見之矣陳伯厚唐史斷

漢三公名不定漢官因於秦舊視古舛駁而三公之名尤為甚焉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其名雖均而其權實差武帝罷太尉而置大司馬成帝改御史大

夫而置大司空未幾而復罷大司空而置御史大夫哀帝又改丞相為大司徒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而司馬之職終於漢世不改方漢之初丞相之權最尊太尉特佐其職而已藉福說田蚡曰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至是太尉之權始無異於丞相也故事御史大夫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不當與丞相鈞禮蕭望之為御史大夫乃不禮於丞相丙吉至是御史大夫之權始不下於丞相也惟宣帝能加禮丞相稍抑御

史大夫而不使之抗尊武帝竊假大司馬之權而不任宰相故終漢之世大司馬專秉國柄丞相具位奉行文書而已夫司馬古之六卿掌兵者也自漢以太尉改置而兵柄不移致使其權在丞相上以貽後日僭竊之禍其來遠矣故古之三公一失而為秦之左右丞相再失而為漢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失而為東漢之尚書令僕四失而為魏晉之中書令監五失而為後魏之門下侍郎六失而為隋之三省七失而為唐之樞密院참

至於今而樞密與丞相並稱謂之東西二府不惟失其名而併與其實而失之矣予故因漢而詳言之

權有所分用儒不得其真自漢武帝以公孫弘為丞相而後儒者相繼秉軸宜其賢於漢初軍功刀筆矣然等功課效未聞其遠過於前何也葢武帝本不識儒徒誘於虛名而取其易制者為之既任以相乃侍中出入禁闥辯論數詘大臣以侵侮外廷之權九卿更進用事而天下之務不關决於宰相即位以來丞辭丞罷而五十

四年之間凡易相者十有三人且彼固不足以任相位又奪其權而責之事安望其有盡職者哉宣帝抑御史之權似知尊禮丞相然六百石以上更不選於丞相而調於尚書宦官久典機要天下之事一切歸之中書成帝雖罷中書而復置尚書自丞相以下皆聽命焉然則漢之宰相亦焉用彼為哉史臣不究其故以為元帝專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康迭為宰相使上牽於文義而孝宣之業於是乎衰嗚呼此豈儒者之過哉用儒而

得其眞與夫權有所分而不得其職者之過也以武帝之用儒擇其賢而責成功則漢之為漢不止於此矣宰相當通知錢穀人皆謂錢穀之問不當至廟堂論道經邦之任不知司農少府廷尉列在九卿三公總九卿漢制然也平之不知忝職多矣借曰道揆法守不相紊亂獨不知周官太宰貸賂則歳終計出入議獄則三公會其數乎文帝非徒問也末年紅腐朽索之效幾致刑措之風皆基於此陳季雅

漢相失權始於陶青大事記曰自嘉之死漢相之權遂奪矣御史大夫雖副貳丞相之官今晁錯為之陶青特充位而已體統不正葢自此始

武帝任九卿輕宰相夫丞相九卿皆天子大臣所論議相與出治者也九卿贊宰相以謀國宰相輔天子以出治此古今不易之道也夫今之九卿固他日宰相也豈為宰相不可盡信而為九卿時可盡信耶葢朝廷重宰相是重朝廷也若使九卿更進用事各行其志以與宰

相爭權則朝廷紛紛何時定乎又皆言漢相權輕自大司馬領尚書事始自武帝以來宰相建空名於百官之上其輕久矣蓋非特石慶淳謹故至此也張湯用事時語國家用度常至日旰丞相充位則固已分宰相之權矣為宰相大事不得與聞坐小事輒誅死豈不大可恨也哉光武以吏事責三公而有大災異三公策免待之以簿書期會小吏之職而責之以陰陽天地大臣之事是何異淳于髠豚肩巵酒之喻耶 戴溪史義

漢曹參為相不當拒人之言宰相之任重矣居是任者必欲得天下之士來天下之言俯而從之惟恐失故也愚嘗觀漢史文恠曹參最為賢相號為一代宗臣宜其宰相之任當有握髪吐哺之禮覩其代蕭何為相日夜酣飲卿大夫以下吏及賔客欲有所言輙飲以醇酒莫敢開説嗟乎曹參何為者而敢拒人之言哉又況祀兹酒文王所以誥庶邦也無彝酒文王所以教小子也參之所謂飲酒者果何謂耶繼而卿大夫日夜飲吏民無

他故亦日夜飲而參之罪孰甚焉若曰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則孝惠朝可謂多事矣后族驕蹇已有萌蘖豈無一事而可言耶當時卿大夫欲有諫者未必不引此為戒而參輒拒之卒於吕氏盗權而禍亂之興幾不救藥實參有以啓之也師古

曹參當相吕后問蕭相國既死誰可代之上曰曹參可及何病惠帝臨視曰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若君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及何之薨也曹參告舍人趣

治行吾將入相高帝以參為可相惠帝亦以參為可相蕭何又以參為可相而參亦自知其為當相以是而相之天下豈有不服林少穎漢史論斷

漢止一相漢初止有一相相國何死參代之惠帝末年始用王陵陳平為左右相武帝用劉屈氂為左相分官屬為兩府虛其右以待四方之選然終漢世止一相也陳彦羣博議

漢相優劣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致治功良

平以謨明贊王業至宣帝時則魏相通故事丙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及夫張蒼之律歴公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以號為賢相抑又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齪齪備位故身名偕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子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禄位而已

權德輿賀崔相國啓

漢相失職自陳平始陳丞相不對錢穀決獄論者謂其

得宰相體吾謂漢宰相之失職蓋自平始也夫錢穀之出入國用之本也決獄之多寡民命之所係也宰相不與聞焉而顧使天子責之廷尉與治粟内史則凡九卿中二千石宰相皆不與知矣陳彥羣博議

漢初宰相御史大夫尤親密漢初政權出於一兩府於人主最親密故御史大夫周昌以事入奏見帝擁戚姬鄺食其為左相監宮中如郎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奏事至公孫弘亦數宴見上或不冠雖非所以禮貌

大臣亦見其相親矣同前

漢初相猶有權其後備位申屠嘉為相欲斬鄧通田蚡請按灌夫武帝曰此丞相事何請於時相猶有權也自霍光為大將軍領尚書事至丞相位在將軍上備位而已陳彦羣博議

漢初御史大夫無覬覦為相之心漢初宰相皆以積功封侯及久次者為之若其他才地有餘而功資未足以封侯者則得為御史大夫而不得為相周昌趙堯是也

文景武帝初年皆然蓋宰相當以勲舊者為之不可以苟得耳是以御史大夫甘心守職而不敢有踰次之心草茅公孫弘為相不聞閥閱功勞一朝拜相而封侯之爵隨之後以為例是以當時凡位至御史大夫不求所以副宰相皆有覬覦代位之心是以武帝之世宰相多禍少全同上

漢世宰相權輕武帝以中大夫侍中而謂丞相為外朝而内廷之事宰相不與知矣自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

決於丞相也而外廷之事宰相不預知矣自其以吏六百石以上調於尚書也而天下之事宰相皆不與知矣同上

漢相權輕已久人皆言漢相權輕自大司馬領尚書事始自武帝以來宰相建空名於百官之上其輕久矣蓋非特石慶醇謹故至此也張湯用事時語國家用度常至日晏丞相充位則固已分宰相之權矣為宰相大事不得與聞坐小事輒誅死豈不大可恨也哉戴氏筆議

漢武帝之始君弱相强其後君强相弱方武帝即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為丞相權移主上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强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惶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强臣弱陽勝而偪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矣石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

不闗决於慶慶醇謹而已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歟秦少游

漢初相權甚重其後相權甚卑自高祖以蕭曹王陵陳平周勃屬呂后以為相之後則宰相之任得有所專而其權甚重若申屠嘉為相欲斬鄧通而劾晁錯文帝既莫之罪方且遣使以謝之當此之時天下之望宰相也為甚尊及魏其武安之後則宰相之任不敢有專而其權益輕若武帝之時九卿更進用事而李蔡嚴青翟趙

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之徒名曰宰相而齪齪自守於不得已而任之當此之時天下之視宰相也為甚卑林少穎

丙吉為相政治未善而求陰陽和丙吉為丞相出逢羣盜格鬬死傷横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為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為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居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葢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

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陰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和豈不疎哉溫公

丙吉為相不為憂邊思職邊鄙之事宰相之所宜知者也將帥之能否儲峙之虛實山川之險易士馬之强弱宜皆曉然於吾之胸中一旦有警則指授於中而取勝於外今也不然平日邊事漫不加省一旦邊吏以赤白

囊至乃信一馭吏之言倉卒之間名東曹按録粗記一二以備應對卒使已受憂邊之名而御史大夫等皆得譴責吉方以得士自誇則吾之所為將誰欺乎宋濂

漢宣中興之功當始於霍光不在於丙魏史臣之論名相不取其立功之時而取其收功之際斯亦失矣觀其言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夫蕭曹起豐沛之間從高祖誅秦項二人之立功名居多及定天下俱為相國而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宜矣若夫孝宣

中興起自藩邸俱由霍光之力其廢昌邑於談笑之間
上玉璽於危疑之際在朝駭愕而將軍優為之此漢之
伊尹也然則立中興之功葢自發端於霍光而丙吉魏
相乃於廢立既定之後坐收功於一時專以遵祖宗故
事與夫寛厚持重取名語其定國家安社稷固不及光
矣
漢世宰相名之不正武帝命霍光以周公之事此宰相
之職也當是時田千秋方處相位帝既不以委之千秋

而委之光則宰相之名移之於光可也今也千秋為相自若而光以大將軍輔政則宰相之名不正矣自是而後宰相之名廢置惟光之意而國之大事相無預焉燕蓋之敗桑弘羊之子遷與史吳繫獄丞相千秋名中二千石博士會議問法此其職也而光以擅召為千秋之罪則宰相之職復曠矣由其名之不正以致其職之曠故昌邑之廢楊敞為相而不得預其謀至於聞議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唯唯而已葢霍光有宰相之實而

無其名楊敞有宰相之名而無其實名之不正於斯時未見其害其後成帝之世張禹為相而輔政專權乃在王鳯平帝之世孔光為相而政之所委乃在王莽卒之擅移漢祚以成海内之禍其源乃在於名之不正林少穎通

鑑論斷

光武不任大臣政歸房闥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只合委大臣使百官各得其職又况西都吕霍上官王氏皆是權戚不是大臣托孤之際不免政

歸房闥捨官官外戚孰得親近　唐仲友

漢尚書權重凡前漢為三公者惟丞相御史二府不帶尚書事其太尉及他官則帶尚書事矣太尉復改大司馬大將軍後漢既以司徒比丞相司空比御史大夫而猶與太尉叅錄尚書事為稱凡錄尚書事方得預國政則尚書之權任可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之驗見於此矣凡領尚書事得秉政權猶帶加官得親近入禁中也故田千秋桑弘羊與霍光同受詔輔幼主而不得與尚書事者亦以

不領尚書事故也或云懲上官桀爭權之患故光獨領之自領尚書之名起於霍光則事歸臺閣不特東漢為然觀張安世以大司馬領尚書事每定大政議已定乃陽使吏問丞相府則是丞相府不過奉行尚書之議論予決爾

宰相權輕九卿權重漢初猶近古高祖之制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大夫之副事下御史御史白之丞相丞相得以可否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執

法即中丞也中丞居殿中受事雖與人主親近權尊勢重然亦是御史大夫之屬事下中丞中丞白之大夫大夫亦得以可否之於是下之郡守下之侯王蓋尊者行其尊卑者行其卑也及御史大夫抗丞相之權對立而為兩府郡國事不上丞相而上御史御史得以意平章之而武帝之世又急於功利多率意施行不經丞相是故張湯為御史大夫數行丞相事造白金皮幣而李蔡嚴翟不與議兒寬為御史大夫九卿更進用事徙流民

四十萬於邊而石慶又不與議大臣既不與大事則賤臣得以輕柄臣自是之後内廷之事丞相不得聞知而歸之侍中外廷之事不得關决而歸之九卿郡國上計調吏之事丞相不得與聞而自達於天子調於尚書大臣之無權小臣之横乃至於此葢自陳平自棄其權而武帝又削其權權既分裂四出而貪權者欲集之而歸已至使簿書期會之瑣屑以其身冒而為之於是上多事而下為欺矣

太尉廢置不常按百官表高帝時盧綰為太尉止一年而省絳侯周勃為太尉亦一年而省惠帝六年勃復為太尉凡十年而為丞相文帝元年將軍灌嬰為太尉二年而省景帝二年周亞夫破七國歸復還太尉亞夫傳又云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至五年而復省之武帝以來或置或省終無定制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二
三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沈安邦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二

宋 章如愚 編

官制門

唐宰相

唐宰相下行有司事他官上任宰相之職唐以中書令尚書僕射門下侍中為三省官長葢漢時宦官褻臣之職而以命宰此儒者所以譏也然此特名之不正爾實

亦無害而其大患乃在於職掌太煩而寄任者不專葢三代之際天子所與大臣致力於官府都鄙邦國之治者莫不近者致其詳遠者致其畧卑者治其宂尊者治其要故宰相常居其逸而天子至於無為自封建之不立而人主所自治者寖至一命之士皆自朝授而人主所以為治者益勤然而詳畧宂要之區苟有統理庶幾近古亦可言治今太宗既為尚書六司又有九寺四監釐掌庶務而以宰相總之夫豈不可乃以宰相下行有

司之事又以他官上任宰相之職杜如晦既攝吏部又監東宮兵馬魏徵戴冑岑文本張亮褚遂良之徒皆自下位參預朝政或專典機密然則豈有一定之統哉終唐之世宰相無常職亦無常員至守本官為之而有守如故判如故之目坐政事堂而分裂本司事以自便或至數十人同時為之又帥臣為之謂之外宰相其不取法非一端槩此非太宗貽謀之過歟夫太宗但能責房杜日閱訟牒為非宜不知下兼他職已失其宜房杜但

既遜諫臣直為得大體不知下行選部叅掌考功監修國史兼領學官皆非體也當是時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衆職而太宗斥之嶺表史葢以此稱太宗能柄任大臣不知師合所言要有至理且謂之宰相自然無所不總何煩又兼他職然後謂之柄任耶師合之論非以輕宰相正以重宰相也時既以貽譏史官又以歸曲宜其論之不傳也嗟夫真知宰相之體者太宗房杜猶有愧下此又何言焉姚元崇三為宰相皆兼兵部

牛僧孺前後作鎮皆佩相印刻之銘誌書之史冊以為美談豈知其為當世弊政也哉
宰相合諫諍兼用久任古者諫無常員位乎朝皆可有言而況宰相豈無言責故伊傅周召皆有訓誥著於詩書不可誣也唐太宗常責宰相全無諫諍若但書勅行文書人誰不堪此為得所以委任大臣之道其時魏徵位宰相號稱無善諫不聞以是為侵官也李泌言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陸贄言姜公輔官諫議職宰

相獻替固其職分李渤以蕭俛段文昌不諫驪山之幸書之下考李絳久不諫憲宗輒詰所以然然則唐之賢君未嘗不以諫諍責宰相唐之賢臣未嘗不以諫諍為宰相之責惟李德裕著命乃言天子有爭臣七人非宰相之謂也且宰相無不總天下之事皆得平章何獨諫諍而不可歟且其位尊地親地親則其察之也微位尊則其接之也重故以宰相而論諫當得之於過失未彰之前而有欵曲必從之勢雖唐制諫官别有員數若其

事涉利害亦容宰相執諍何獨不可而謂之非職乎且唐宰相分任他職多矣不以是為侵官獨於諫諍致辯焉茲豈為知所輕重哉然德裕亦稱名相非茍為容悅者不知何為獨建此議論其與武宗言開元初相率三考輒罷姚宋不是過惟李林甫兼權乃十九年以為亟進退宰相為治之本

政出二三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蓋古者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

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自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之是以官名之紊莫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書省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臣未見其可也

唐三省六部尚書御史相統之制唐有三省六部尚書

之屬也則以中書省中書令六員分押之考功郎又吏部尚書之屬也則又以門下省給事中中書舍人涖之此三省之相統也至於六部又自相經緯屯田郎中掌公廨田而以一品涖之工部之屬也掌歲計所出而支調之戶部之屬也至於會期賦斂俸禄公廨則以司士之屬官比部郎中掌之此六部之相統也御史臺之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內外百官之罪惡皆由糾正如臺院之有四臺分隸諸司察院之有六

察分察諸部夫官以糾彈為職宜其權更重也然糾舉不當則左僕射左右丞專掌劾其過失是尚書省御史臺又相統也

房玄齡為相無跡可尋中庸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烝民之詩所以歎美仲山甫之德者無所不備雖足以為中興之碩輔然所謂毛猶有倫者也房玄齡輔相太宗以成貞觀之治而後世觀之無迹可尋此則近於無聲無臭之至矣是故漢之文景

紀無可書之事而為西都之仁君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為貞觀之賢相 林少頴

唐史論

唐言良相必曰房杜不及魏徵魏徵所遭之時所遇之主與房杜並而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而徵獨貶焉何哉葢房杜在高祖時止為文學館學士至太宗即位後方為相雖曰與魏徵同時然房杜為相時徵方為諫議大夫房杜聲名已播功業已成徵實與帝共守成耳天下後世首言房杜於徵何愧耶

唐武后用相何其多宰相之職無常員當其人才之多則如舜之用十六相而不多當其人才之少則如伊尹獨任天下之重而不為少蓋惟其人而不計其多寡之如何此所以任之之重責之之深而無失人之患也唐高宗之世既有魏知溫之為宰相矣又有郭待舉岑長倩郭元一魏元同之徒以四品而同平章事豈其才之過人足以並列於政事如舜之用十六相哉此皆出於武后之意將以分宰相之權而成簒奪之謀耳　林少穎唐史斷

狄仁傑薦張柬之可為相甚矣狄仁傑之薦張柬之有似於蕭何之薦韓信也蕭何謂高祖曰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乃以為大將蓋信之才惟為大將然後可不為大將則未足以盡其才也狄仁傑為武后求相曰文學醞藉則蘇味道固其選必欲卓犖奇才則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及武后擢為洛州司馬而謂仁傑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

也久之卒用為相蓋柬之之材惟為宰相然後可不為宰相則亦未足以盡其材也

狄仁傑姚元崇薦張柬之可為相觀近臣以其所為主

觀遠臣以其所主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武氏之禍賴之以平而其薦之者前則有狄仁傑後則有姚元崇欲知姚元崇狄仁傑之賢觀之張柬之是謂觀近臣以其所為主欲知張柬之之賢觀之狄仁傑姚元崇是謂觀遠臣以其所主同上

明皇相李林甫故名亂衛相蘧伯玉簡子按兵明皇相李林甫楊國忠禄山知天下可取是知天下安危係一相得其人則有無名之功不怒之威折衝於千里非其人則蓄無形之怨産不測之憂人主之於用相可不戒哉

崔正言婆娑文

明皇不善用宋璟韓休張九齡甚矣直臣之難用也開元中宋璟已罷相明皇始開邊封太山用宇文融行聚斂一切之計天下於是失治平之實韓休入相始守正

不阿宫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諫疏輒至上以用休為社稷計又言吾雖瘠天下必肥又言蕭嵩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安寢夫豈不知休者休相止八月一罷而守工部玄宗明知休可以肥天下利社稷可以使之安寢猶不能使之期歲安也正直之難用也如是哉開元賢相可以繩愆糾繆感動君心者惟休與璟張九齡三人而已使三人相繼在位而不遽去唐豈至中僨然璟在位四年九齡三年休七

月及明皇西狩獨遣祭九齡猶以賁直取名尢璟正直之難用如是哉

明皇欲相張嘉貞而忘其名宋璟等罷相帝欲用張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常記其風操姓張而複名今為北方大將卿為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使作詔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張嘉貞所獻遂得其名嗚呼明皇嘗擇真卿為御史而終不識真卿之面明皇將拜張嘉貞為相而至忘嘉貞之名此二事

正相類則知明皇太平日久心術為聲色蠱壞其荒謬至於如此然則天下胡為而不亂哉

明皇之臣以鯁直而相者凡三人明皇之臣以鯁直而位宰相者三人曰宋璟曰張九齡曰韓休是也然宋璟以鯁直而位宰相明皇任之克終韓休以鯁直而位宰相明皇任之克終至於張九齡亦以鯁直而位宰相明皇乃任之不終卒以牛仙客代之何耶且明皇既知有宋璟韓休則亦知有張九齡矣何為待前二人之厚而

獨於九齡之薄也此無他明皇於即位之始鋭意求治當此之時知有天下不知有一已此宋璟韓休皆以鯁直任而任之皆能克終天寶後侈心生矣知有一已而不知有天下此張九齡之骨鯁雖不減於二人而明皇信用之誠不如二人也同上

明皇重姚宋而輕林甫然寵任林甫過於姚宋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踈莫見其非則有時

而昵斯言可謂合夫君子小人之情狀矣明皇之待姚宋每進見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可謂重君子而敬之矣李林甫為相寵任雖過於姚宋而禮遇卑薄可謂輕小人而狎之矣然姚崇為相才三四年宋璟為相才五年而李林甫則至於十有九年者豈非近之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遠之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疎者乎 林少穎唐史論

房杜為相善用天下之才 近可言者莫如唐臣之相曰

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太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彦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緯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何為者耶考之於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

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斂不隅貧賤而已卒之稱良相者必先此二人南豐文

房杜為相輔贊彌縫而藏諸用宰相事業滿天下不可以一官一職論也如太宗時王魏善諫其用止於諫英衛善兵其用止於兵戴冑善守法其用止於守法虞世南李百藥之徒善文章其用止於文章至若房杜為宰相謂之善諫乎此特一諫臣之職爾非宰相之用也謂之善用兵乎此特一將帥之職爾非宰相之用也謂之

善守法乎此特一法官之職爾非宰相之用也謂之善文章乎此特一翰林之職爾非宰相之用也然則宰相之用如何哉熟讀房玄齡傳得玄齡之用心亦固以識如晦之心而且知宰相之用如此其大也史氏稱玄齡曰玄齡當國夙夜勤儉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且天下如此其廣萬物如此其衆今宰相以眇然一人之身而必欲天下事事物物無一不得其所者則宰相之為用不其大者乎

陳伯厚

唐史論

宰相兼樞密文武一途自古一致自樞密有使起於後唐權置之制因循相承乃與中書對秉鈞軸至於分軍民為二體別文武為二途惟宋初范質王溥以中書平章事參知樞密院事是以東府兼西府也趙普魏仁溥以樞密使同知中書門下平章事是以西府兼東府也真宗景德間北方用兵凡軍旅事先送中書仁宗時富弼乞令宰相兼樞使遂詔密院自今邊事與宰相參議張方平乞省密院歸中書後遂以宰相兼樞使及宰相

乞解兼樞使方平又乞令兩府依舊聚廳議事范鎮又乞中書樞密通知軍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神髙孝皆嘗以宰相兼樞使近日開禧北伐時陳自强以宰相兼樞使

宋朝人材

累朝宰相得人蘇老泉有言古之善觀人國者觀其相何如耳累朝之盛昌嘗以大臣觀之開國勲舊弘濟艱難收藩鎮之權遲燕薊之伐建萬世之長策去一時之

宿蠹補綴奏藁任官無遺才隨立宫門行賞無廢功鼎鐺之喻夙契帝心金匱之藏有裨國論中令之功多矣此太祖之任相然也而太宗承之沈薛並任不廢舊人中令三入追念故績張齊賢之相以留輔汝之言而相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而太宗有焉以正道自待不以媚道害國事有若呂文穆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有若呂文靖此太宗任相然也真宗嗣位正人端士相繼登庸不用憸人得大臣之體吾得李文進焉進用

正人有古人之風吾得畢文簡焉保全賢哲不用匪人以宋璟自任吾得李文定焉洎澶淵之役左右天子不動如山有若寇萊公進賢黜奸事關國體深沉鎮服天下有若王文正此真宗任相然也迨於慶歷大賢並用魯人石介濃墨大書歌頌聖德嘗讀其詩而三歎焉比弼以夔卨比琦以周勃以率履予衍以謹重子得象殊此皆坐而論道者也中廷拜麻小大相慶與富公齊名有文潞公焉受遺輔政與韓公叶心有曾文靖焉公亮

以公忠便國家不以官爵養私交尊尚文富形之勸戒有麗敏公馬籍元祐相司馬相呂公著起潞公於二相之上而師种道温公勇不顧身一洗弊政天下欣然有更生意當時以温公之勇雖賁黜不能如呂大防繼之范純仁又繼之劉摯蘇頌此數君子皆端人也皆有益於國家也惜也調停之説思之不審稂莠一生嘉禾傷焉子厚一登相位今日之紹興前日之熈寧矣建中改元以公道先天下曾布巧僞韓忠彦不能堪卒引蔡京

而勝之京也進用天下之士去矣

忠獻為相至公無我忠獻韓公身都將相得政十年勲益一時權震天下亦有異同之議排擊之章矣然上則見信於人主而不疑中則見信於士大夫論而不忌下則見信於四方百姓與外國夷狄而惟其行已臨事以至公無我為先以體國濟時為急以振復恩義為戒故不待家至戶曉而人自信之雖有異同之論排擊之章卒不能勝耳論西師而詆之甚力則孫公沔是也為其

父故反而訟之於朝則李公師中是也奉使淮甸而沮其用事則李公參是也刺陜西義勇而以爲不可則司馬公是也議大典禮及同列遷官而皆以爲不當則呂公誨是也其甚者至比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王氏移漢而欲變名吳氏追從梅福則王公陶也衆人常情睚眦必報當忠獻用事之時殺生號令在其掌握而此六人者或登樞府或翔禁途或鎮巨藩或司大計各盡所長表見於時畧不以宿昔排議爲怨嫌少廢黜之謗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其見信於華夏四夷而以功名終始豈偶然哉彼惟其誠信有以取之耳

參樞

參知政事論者皆曰宋初外懲藩鎮内懲權臣故以通判分守臣之任以叅政分宰相之權然秦漢之郡丞魏隋唐之治中别駕司馬長史皆守臣之貳也周之小宰秦漢之尚書丞唐之左右丞皆宰相之貳也宋初雖有

所懲創而亦非創為之制也論者又謂叅知政事乃隋唐宰相之職而陶穀以為下丞相一等其言非是曾南豐曰此非百王不易之制殆稱謂適同耳官制輕重因時損益可見矣僕射侍中皆秦官僕後於射謂之僕射緣所領之事而立名耳侍中則丞相之史也抗之則為宰相名同而實大異矣斯至論也夫宰相既兼三省則造令皆出其手叅知政事則審覆奉行者也宋朝令與宰相分日知印押班令寇準與呂餘慶分日云云通知三省政事是為

得之其後王安石參知政事而倡為新法亦不為無失矣或得或失有逸出於法制分界之外者非法之所能禁但顧所任之人如何耳　漢御史大夫如今參知政事

樞密院密院之置於唐末五代楊復恭以宦者而侵宰相唐僖宗時郭崇韜以武臣而抗宰相後唐宋初因仍不改中書密院遂稱二府兵民之任判為兩途人皆謂是所以分宰相之權也曾不知五季易置皆以兵也宰相不握

兵何以懲創為其所懲創者外則藩鎮内則三衙也自置密院天下之兵權悉歸之而三衙見宰執必横杖肅揖則内無專兵之患矣沿邊統制諸路兵官皆隷密院則外無握兵之變矣此密院所以司兵而不及民也雖然宰臣自足以辦此何必他置一司哉仁宗朝欲同乞之降二府初不相知熈寧初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夫中書欲戰而密院欲守由二府角立之故也神

宗雖命密院事之大者與中書同奏而謂之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要之體統不一事多牽制終不如兵民一致之為愈也元豐改制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而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不獨有見於懲藩鎮三衙之弊也密院虛設程正叔言藝祖以樞密分宰相之權神宗亦循此意論則未然至謂樞密乃虛設一大事既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其言有可採者夫密院與中書對立止如叅知政事與宰相分班知印未

害也有使有副使有知院有同知有簽書又有所謂直學士都承旨檢詳編修其屬皆與宰屬等兵民本一而强分為二必置一司如是之浩繁所謂虛設一大事也夫設是虛名無以為職則强立一事以為職於是承旨參謀議檢詳同文籍編修撰武畧無事之時清談有餘紛擾之際一無所用矣何以知其然耶簽承旨初用宦者固不足以參謀矣其後用士人亦豈知兵者耶王存編修經武要畧始於熈寧三年而終於九年已成而西

北用兵馴致靖康之變是豈要畧之所能弭耶亦何異蔡京改制武官而不知夷狄之至耶武學置於慶歷三年阮逸為武學諭未幾省去熈寧復置選知兵書者判武學直講如國子監靖康之變不聞武學有禦侮者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二